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十七

□ 12
3110
17



門 012
號 3110
卷 17

左傳輯釋卷二十一

日南 安井衡 著

昭公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杜為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

君買

杜加弑者責止不捨藥物

己卯地震

杜無傳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

許悼公

杜無傳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

杜陰縣今屬南鄉郡

令尹子瑕城郟

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杜遷陰

楚子之在蔡也

杜蓋為大夫註時往聘蔡

安正義楚子十一年為蔡公十三

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

杜伍奢伍舉之子

費無極

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

杜伍奢伍舉之子伍負之父

費無極

三傳釋義

卷之二十一

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

杜室妻也

王為之聘於秦

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

杜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為下拜

起夫人邠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

杜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邠

二月

宋公伐邠圍蟲三月取之

杜蟲邠邑不書圍取不以告

乃盡歸邠俘夏許悼公

瘡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

杜止獨進藥不由醫

大子奔晉書曰弑

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杜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識止不舍藥物

邠人邠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杜終宋公伐邠事楚子

為舟師以伐濮

杜濮南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

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實大子焉

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

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杜為明年謬大子張本

秋齊高發

帥師伐莒

杜莒不事齊故

莒子奔紀鄆

杜紀鄆莒邑也東海贛

安阮元云

紀邑也莒莒伐而取之因名紀鄆也

使孫書伐之

杜孫書陳無字之子子占也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

其夫己為嫠婦

杜寡婦

安衡案石經宋本小字本岳本如此己身也身

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

杜因紡蠶連所紡以度城而藏

外杜投繩城外安正義當是繫繩城外而投其所垂於外婦人則隨之出劉炫

及師至則投諸

有不絕其繩者

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緦而登

杜緣繩登者六

十人緦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

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

丙子齊師入紀

杜傳言怨不在大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

生絲弱

杜子游駟偃也弱幼少

其父兄立子瑕

杜子瑕子游叔父駟乞

安正義案世本子

瑕為絲之叔此注云子瑕子游叔父乃杜之誤也衡案杜下注云舍子立叔則此不

當以子瑕為子游叔父蓋杜本作絲叔父轉寫者涉傳子游生絲之文遂誤絲作子游耳

子產憎其為人也杜憎子且

以為不順杜舍子立叔

不順禮也

弗許亦弗止杜許之為違禮止之

註為違眾故中立

駟氏聳

杜聳懼也

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

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上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

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杜不獲天福

註天福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杜

註杜

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

安陸祭云國語無天昏札瘥之憂韋注曰狂惑曰昏疫死曰云大死小疫似未有據且傳言寡君之二三臣則不得為未名矣後年晏子論祝史亦曰天昏孤疾則韋說為是王念孫云昏之言瘡沒也韋陶謨下民昏墊鄭注曰昏沒也衡案天與札瘥皆屬病故昏訓狂荒不倫且告他國之君以狂惑非所以敬大臣王從鄭訓沒是也

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

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杜於私族之

之長

安陸祭云私族於謀蓋言私謀於族倒字以成文耳如云室於怒市於色又

三老曰抑天實剽亂是吾何知焉是君與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剽

大夫皆不與知此事也故云謀於私族

亂是吾何知焉杜言天自欲亂駟

氏非國所知

安衡案抑與意通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也

諺曰無過

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

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杜在十三年

註三年

君尋舊盟

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

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杜遣人

註報晉

使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杜十三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

註之戌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

昔吳滅州來杜在十三年

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

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

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

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杜轉遷

註徙也

安衡案性

忘寢與食非撫之也杜傳言平王所

註以不能霸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

淵

杜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潁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

國人請為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鬪

龍不我覲也

杜覲見也

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杜龍淵

之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杜傳言子產之知

安正義乃止也

衡案乃止也亦子產之語止猶足也言如此乃足不復煩禳之也

若足記者之言必不言也今云乃止也故知其為子產之語也

蹶由於楚子

杜蹶由吳王弟五年靈王執以歸

安釋文蹶九衛反

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

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

杜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

舍前之忽可

也乃歸蹶由

杜言楚子能用善言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杜無傳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

鄭曹

安正義賈逵云前此以鄭叛也叛便從鄭而出叛不告故不書爇謂玉帛之使鄭叛賈說是也孔疏以嘗有玉帛之使為奔者之身所嘗聘非注意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杜齊約作而不

註義故書曰盜

所謂求名而不得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杜與君爭而出皆書名惡之

月辛卯蔡侯廬卒

杜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杜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

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

安正義歷法十九年為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是章首之歲年也計僖五年至往年合一百三十三年是為七章今年復為章首故云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服虔云梓慎知失閏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氣則服意以為當時魯人置冬至於正月之內獨梓慎知二月己丑是真冬至耳其義或當然也

也衡案傳書南至以將載梓慎之言耳非以正歷也南至果是二月當如服說然梓慎望氣之外未嘗一言及時失傳亦不言司歷過竊疑二月是正月

之譏經特舉首月而不書南至者得失無所關例不書分至啓閉也

梓慎望氣

杜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

安衡案杜上注以二月南至為失閏所致而此乃云

若置冬至於二月亦必自知失閏所致而改正之必不公然班之天下也司歷既不

置冬至於二月公何以知二月南至而使梓慎望氣也若謂梓慎告公以二月南至

則傳當載其言以正司歷之過矣而今又不然蓋杜不詳

考義理所在望文下注前後矛盾進退無據可謂妄矣

曰今茲宋有亂國

幾亡二年而後弭蔡有大喪

杜為宋華亥出

叔孫昭子曰然則戴

桓也

杜傳言狄

費無極言

杜戴族華氏桓族向氏

杜由人與

費無極言

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杜一過約何信於讒王執伍奢杜忽奢使

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杜知大子寃三月大子

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安正義服虔云城父

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

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杜佞才不能苟貳奉初以還杜奉初命

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

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杜奸犯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

如他日杜善其言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

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

君尚謂其弟負

杜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

安釋文君或作尹惠棟云棠風

尚為之其後氏焉棠堂與棠古字通見魯峻碑阮元云廣韻引風俗通堂楚邑又於

棠丁引左傳齊大夫棠無咎是堂與棠之別也王引之云君作尹者是也尚為棠邑

大夫則是縣尹也其當作尹明甚棠尹猶言箴尹沈尹連尹耳杜注棠君亦當作棠

尹為棠邑大夫故謂之棠尹也又案注曰棠尹奢之長子尚也則傳文本無尚字可

知蓋以傳言棠尹謂其弟負曰我將歸死又言伍尚歸故知棠尹是尚若傳已稱其

名曰棠尹尚則注當云棠尹尚奢之長子也必不更著其名曰奢之長子尚矣尚字

後人所益衡案棠堂雖通當以作棠為正凡楚稱尹者皆官名而官於朝如箴尹掌

諫工尹掌工是也未有以配地名者蓋君猶公封於棠者謂之棠公封於白者謂之

白公君降於公故謂棠邑大夫為棠君

耳詳玩杜注傳當無尚字王說得之

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

安錢大昕云五帝紀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

杜仁者貴

妹穎首等也案古人稱父母為親戚大戴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

孟子盡心篇人莫大焉親戚君臣上下楚世家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猶言如喪考

妣也孟嘗君列傳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亦謂其父母也正義兼弟妹言之非史公

之旨衡案親稱父戚稱母因汎稱父母之黨為親戚後汎稱為主而父母之義遂沒

矣子嘗注管子亦闡

明此義今不贅焉

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

杜仁者貴 安衡

度功所成而行之其澤及物

擇任而往知也

知死不辟勇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

父不可棄

名不可廢

爾其勉之相

杜報讎

從為愈

安正義病差謂之愈

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楚君

大夫其盱食乎

於州于

杜州于吳

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

負曰彼將有他志

之求士而鄙以待之

杜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

乃見罇設諸焉

而耕

於鄙

杜為二十七年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

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

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

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

氏請焉弗許遂劫之

以為質

啓與華氏盟以為質

則取之

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

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為驂乘焉

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

杜光吳公子闔

杜州子僚

杜光欲弑僚不利負用事

故破其議而負亦知之

余姑為

以待之也故下文又言耕於鄙呂氏春秋晉

時篇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並作耕於野

於鄙

杜為二十七年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

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

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

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

氏請焉弗許遂劫之

以為質

啓與華氏盟以為質

則取之

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

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為驂乘焉

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

杜光吳公子闔

杜州子僚

杜光欲弑僚不利負用事

故破其議而負亦知之

余姑為

以待之也故下文又言耕於鄙呂氏春秋晉

時篇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並作耕於野

於鄙

杜為二十七年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

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

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

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

氏請焉弗許遂劫之

以為質

啓與華氏盟以為質

則取之

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

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為驂乘焉

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

杜光吳公子闔

杜州子僚

杜光欲弑僚不利負用事

故破其議而負亦知之

余姑為

以待之也故下文又言耕於鄙呂氏春秋晉

時篇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並作耕於野

於鄙

杜為二十七年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

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

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

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

氏請焉弗許遂劫之

以為質

啓與華氏盟以為質

則取之

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

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為驂乘焉

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

杜光吳公子闔

杜州子僚

杜光欲弑僚不利負用事

故破其議而負亦知之

余姑為

以待之也故下文又言耕於鄙呂氏春秋晉

時篇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並作耕於野

於鄙

杜為二十七年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

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

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

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

氏請焉弗許遂劫之

以為質

啓與華氏盟以為質

則取之

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

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為驂乘焉

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

杜光吳公子闔

杜州子僚

杜光欲弑僚不利負用事

故破其議而負亦知之

余姑為

以待之也故下文又言耕於鄙呂氏春秋晉

時篇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並作耕於野

於鄙

杜為二十七年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

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

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

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

氏請焉弗許遂劫之

以為質

啓與華氏盟以為質

則取之

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

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為驂乘焉

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

杜光吳公子闔

杜州子僚

杜光欲弑僚不利負用事

故破其議而負亦知之

余姑為

以待之也故下文又言耕於鄙呂氏春秋晉

時篇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並作耕於野

於鄙

杜為二十七年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

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

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

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杜言子借我以善名安衡案謂稱其美而薦之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

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杜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

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杜周猶終安正義杜意終不泄子言是終事子

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

壽杜平壽衛公孟有事於益獲之門外杜有事祭也蓋齊子氏

惟於門外而伏甲焉杜齊約使祝鼂實戈於車薪以當門杜要

前使一乘從公孟以出杜亦如前車實戈使華齊御公孟宗魯

乘及閔中杜閔曲安正義計華齊是公孟之臣自為公孟之御非齊氏所當

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

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杜公副及公宮鴻駟馳駟乘于公杜駟

出杜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馮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杜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蓋

而從公杜踰郭公如死鳥杜死鳥折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

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杜將事行遂從諸

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

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杜阿比也命已臣不敢

貳杜貳違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昭臨敝邑鎮撫其社稷

則有宗祧在杜言受聘當乃止杜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杜欲與

則有宗祧在杜言受聘當乃止杜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杜欲與

則有宗祧在杜言受聘當乃止杜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杜欲與

則有宗祧在杜言受聘當乃止杜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杜欲與

則有宗祧在杜言受聘當乃止杜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杜欲與

則有宗祧在杜言受聘當乃止杜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杜欲與

則有宗祧在杜言受聘當乃止杜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杜欲與

則有宗祧在杜言受聘當乃止杜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杜欲與

則有宗祧在杜言受聘當乃止杜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杜欲與

則有宗祧在杜言受聘當乃止杜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杜欲與

則有宗祧在杜言受聘當乃止杜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杜欲與

則有宗祧在杜言受聘當乃止杜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杜欲與

左傳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

杜以爲相見之禮

爲未致使故也

杜未致使故不致以容禮見

衛侯以爲乘馬

杜喜其敬已故貴其物

賓將振

杜振行

主人辭曰亡人之

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

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

杜有相親有臣懼

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

杜設火燎以備守

安釋文一本作終夕與

於燎惠棟云古本作與燎杜子春注周禮可據也元元云子春注見夏官掌古衡案執鐸者有事將以令其衆也

爲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

杜北宮喜也

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

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

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

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朝褚

師圍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

杜皆齊氏黨

閏月戊辰殺宣姜

杜與公朝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

杜滅齊氏故

賜析朱鉏謚曰成子

而賜謚及墓

而以齊氏之墓予之

杜皆死

而賜謚終言之

而賜謚本或死上衍未字

而賜謚無可疑者或添未字則不得云終言之矣

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

杜子石公孫青

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

杜喜青敬

苑何忌辭

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

杜何忌齊大夫言青若

安阮元云廣韻二

左傳齊大夫苑何忌賈氏羣經音辨云苑姓也於阮反春秋傳有苑何忌

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杜

尚書正義此非康誥之全

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

杜言

賜則犯康

琴張聞宗魯死

杜琴張孔子弟子

安王引之云家語序曰語云

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是

琴張名牢乃王肅之臆說僞託於家語者杜氏不察而用之疏矣此及孟子盡心篇

作琴張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牢曰鄭注以牢爲子牢

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之文然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不得合而爲

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家語未出以前不得

有琴張名牢之說衡案正義載賈鄭以琴張爲顯孫師服虔駁之是也要之牢只一

三身耳

見琴張再見他無所見則其為一人與二人今不可得而考莊子子琴張疑即琴張上如子字則琴是姓張是名論語牢曰據文必是名恐不得為莊子所云子案今之可言者

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註杜

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安衡案齊豹假宗魯名勸之公孟必言其賢而其所為與人將殺之而不敢以告是與其謀也故云孟縶之賊宗魯所為乃非義之義而琴張義之故痛折之

君子不食姦註杜知公孟不

受亂註杜許豹行事

不為利疚於回註杜疚病回邪也以利故

不以回待人註杜知難不告是

義註杜以周事約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註杜平公

公孫喜樂舍註杜舍樂

司馬彊向宜註杜以三心事

向鄭註杜宜鄭皆

楚建註杜楚平王之

鄒甲註杜小邾穆

出奔鄭註杜八子

敗子城子註杜宋大

城適晉註杜子城為華氏所敗別走至晉

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註杜八子之徒眾也潁川

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

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

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

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註杜費遂大司

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

求去憂而滋長乎註杜恐殺大子

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

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註杜詢恥

安正義言我子死

冬十月公殺華向

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

向寧欲

殺大子華亥曰于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註杜

可以為

使少司寇惓以歸註杜以三公子歸公

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註杜實信也送公子歸可

公子既入華惓將自門行註杜從公

公遠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註杜而女

將自門

實費通

外去也

免子罪

將自門

實費通

外去也

公遠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註杜而女

將自門

實費通

外去也

公遠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註杜而女

將自門

實費通

外去也

公遠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註杜而女

將自門

實費通

外去也

公遠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註杜而女

將自門

實費通

外去也

公遠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註杜而女

將自門

實費通

外去也

所居安衛案三公子告其齊侯疥遂疢杜疢瘡安釋文疥舊音戒梁元

疢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瘡也瘡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為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

疥已瘡疾何為復言遂瘡乎焦循云陸氏所論極明杜不訓疥者不必訓也此傳

記晏子之言而原於諸侯之賓問疾者則但曰齊侯疾期而不瘳可矣乃必詳之曰

齊曰遂疢者明其期而所以不瘳者特此疾而已蓋疥瘳不已又患疢瘳二者皆小

疾而久淹諸侯之賓欲誅祝史詳此二疾水齊侯之侈耳觀田於沛樂於過臺則其無

大疾可知矣疥瘳本不易遠瘳因而又患瘳儒者謂病疥惡寒變瘳其說本迂孔穎

達謂初二日一發後遂類日熱發其說尤謬瘳以二日一發為重期而不瘳諸

類日發為輕若果二日變為類日其疾已就愈何云以小致大乎杜二子齊言於公

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杜多在梁丘據與裔款杜二子齊言於公

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

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蓋誅於祝固史囂以辭賓杜欲

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蓋誅於祝固史囂以辭賓杜欲

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

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杜家無猜疑

君以為諸侯主也杜楚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

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杜

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杜君有功德祝

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

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杜使私情安衛案從縱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杜掠奪以成其違不

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杜還猶不思謗讟不憚

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杜以實白神是

其益失數美是矯誣也杜蓋掩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杜作虛

三傳

卷之二十一

史無求

於鬼神

無廢

所

安

衛案

違邪

也

下並同

杜

蓋掩

杜

以實白神是

杜

作虛

杜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

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

也杜言非誅祝安衡案言疾不可得而治也此提其綱下條列其所以不

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新蒸虞候守之海

之鹽蜃祈望守之杜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安正義周禮司徒之

巡林麓之禁鄭玄云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

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為官名也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為虞鄭玄云虞度也藪

是少水之澤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為名也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

祈望為主海之官也莊述祖云鮫當作鮫鮫即籛字說文引澤之自籛自乃舟之誤

衡家鹿麓之假借萑蒲皆可以織席衡麓虞候祈望皆命名有義唯舟鮫合器與魚

為名不雅且鮫海魚以名澤官最非其義莊據說文為鮫字訛是也池水編籬養魚

謂之鮫澤池之大也亦可編籬以養魚澤中所養不駕舟不可得而捕故名澤官為

舟鮫耳此官以捕澤魚為職因使之守萑蒲也釋文鮫音交則陳季已訛為鮫矣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杜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

為迫近關所征稅安王引之云偏介本作偏介介即邇字也偏介二字義本相近襄

枉暴奪其私物註二十九年傳云邇而不偏是也注本作介近也迫近國都之關

迫近二字正釋偏介二字則正文之本作偏介明矣祇因介與介字形相似故介誤

為介而注文之介近也亦誤為介近也後人以介無近義而有偏義故改近也為隔

也以牽合介字不知偏與介隔義不相近不得言偏介之關且注云迫近國都之關

又云為近關所征稅皆承近也二字言之若改近也為隔也則全注皆不可通矣衡

案釋文介音界正義齊於境內更復置關不與常禮同以隔外內故注介為隔也陸

孔及見賈服之本而皆不言有異文依今本為音疏則杜所據之本亦作偏介矣蓋

齊欲征行人故置關於近都之地以介隔內外故稱為偏介之關耳杜言迫近及近

關而不言隔者關所以為隔注言關故不復言隔也周禮遂人五鄙為鄙五鄙為縣

縣鄙之人總稱野人私謂所私齎野人入彼苟有所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杜

承嗣大夫安衡案布帛曰賄強世位者註易取美與粗也布常無藝杜藝法制也言徵斂無度官

室日更淫樂不違杜違去安衡案所註欲必遂內寵之妾肆奪於市杜肆

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杜詐為教令安衡案詐命野人註使進其所有私欲養求

不給則應杜養長也所求不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

有損聊攝以東杜聊攝齊西界也平原姑尤以西杜姑尤齊東界也

城陽郡東註聊攝縣東北有攝城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杜萬萬

南入海註姑尤水皆在

三傳釋

卷之二十一

萬億曰兆。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

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

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

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

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

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所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

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

羹，既戒，既平。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

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

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

羹，既戒，既平。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

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

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

羹，既戒，既平。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

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

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

羹，既戒，既平。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

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

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

羹，既戒，既平。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

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

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

羹，既戒，既平。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

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

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

羹，既戒，既平。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

左傳卷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辜潔之也彼注云辜必也位於辰
在三月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
賓蕤繼也賓道也言陽始道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
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
而使陰氣夷當傷之位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伴成萬物
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
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
而雜陽闕種也彼注云外閉曰闕位於亥在十月
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
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
安正義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冷州鳩對曰
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
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辰之位皆在北維我姬氏出自天
龜則我皇妣大姜之姪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
為農祥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
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
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也是言周樂有七音之意也五位者歲月日辰星之
位也三所者星與日辰之位是一所也歲之所在是二所也月之所在是三所也劉
歆三統之術算此五位所在武王以殷之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午發師其年歲星在
鶉火之次也其日月令宿於房五度房即天駟之星日在箕七度箕於次分在析木
之津也日月之會謂之辰斗柄斗前也戊午後三日得周二月辛酉朔日月令宿於
箕十度在斗前一度是為辰在斗柄也星在天龜者星於五星為永星辰星是也天
龜即玄枵次之別名於是辰星在發女之宿其分在天龜之宿次也鶉是張星也駟

七音

安正義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冷州鳩對曰
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
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辰之位皆在北維我姬氏出自天
龜則我皇妣大姜之姪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
為農祥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
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
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也是言周樂有七音之意也五位者歲月日辰星之
位也三所者星與日辰之位是一所也歲之所在是二所也月之所在是三所也劉
歆三統之術算此五位所在武王以殷之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午發師其年歲星在
鶉火之次也其日月令宿於房五度房即天駟之星日在箕七度箕於次分在析木
之津也日月之會謂之辰斗柄斗前也戊午後三日得周二月辛酉朔日月令宿於
箕十度在斗前一度是為辰在斗柄也星在天龜者星於五星為永星辰星是也天
龜即玄枵次之別名於是辰星在發女之宿其分在天龜之宿次也鶉是張星也駟

是房星也天宿以右旋為次張翼軫角亢氐房凡七宿是自鶉火至駟為七列宿有
七也鶉火在午天龜在子斗柄所建月移一次是自午至子為南北之揆七同也揆
度也度量星之有七同也武王既見天時如此以數比合之其數有七也以聲
昭明之聲亦宜有七也故以七同其數五聲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也杜言武王伐紂
自午及子凡七日者尚書泰誓云戊午王次于河朔又牧誓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
于商郊牧野乃誓是自戊午至甲子七日也劉炫云杜既取國語之文以七同其數
以律和其聲何為又云自午及子凡七日乎衡案劉說是也合宿於房五度律歷志
作在房五度此文其日即律歷志是夕謂戊午日寫手以日月連用誤為合宿遂改
在為合
宿於耳
八風
杜八方
安釋文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
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又名融風景風一名凱風衡案一氣至九歌
皆所以作樂八風則樂所行非所以作樂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之大用而此獨
不言之鐘儀操南音范宣子曰樂操土風是古人謂音為
風竊謂此八風謂八音不言八音者與上七音相避耳
三事謂
安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
之九功
註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
以相成也
杜言此九者合然清濁小
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
杜周密
安正義周疏以上凡十事皆兩事相對其義相反乃言樂聲
註如此相反以成音曲猶羹之水火相反人之和而不同也
君子聽之以平
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杜詩豳風也義取心
註平則德音無瑕關
今據不然

八風

杜八方
安釋文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
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又名融風景風一名凱風衡案一氣至九歌
皆所以作樂八風則樂所行非所以作樂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之大用而此獨
不言之鐘儀操南音范宣子曰樂操土風是古人謂音為
風竊謂此八風謂八音不言八音者與上七音相避耳
三事謂
安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
之九功
註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
以相成也
杜言此九者合然清濁小
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
杜周密
安正義周疏以上凡十事皆兩事相對其義相反乃言樂聲
註如此相反以成音曲猶羹之水火相反人之和而不同也
君子聽之以平
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杜詩豳風也義取心
註平則德音無瑕關
今據不然

九歌

杜九功之德皆
註可歌也六府

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
杜周密

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杜詩豳風也義取心
註平則德音無瑕關
今據不然

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

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

昔爽鳩氏始居此地杜爽鳩氏少暉氏之司寇也季荊因之杜季荊虞夏諸侯有

逢伯陵因之杜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杜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安衛案蒲姑

氏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杜齊侯甘於

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

水懦弱民狎而翫之杜狎輕也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

用當以作安釋文懦乃亂乃臥二反一音儒衛案乃亂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杜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而取其財

不得謂之取人取讀為聚人即盜也謂羣盜皆聚於澤中非謂劫人於澤中也文選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藝文類從治政部上白帖九十一大平御覽治道部三引此

並作聚人於萑苻之澤蓋從服虔本也韓子內儲說篇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萑澤將遂以為鄭禍處於萑澤即所謂聚人於萑苻之澤也

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

止安釋文盡之本或作盡殺之殺衍字臧琳云據正義盡謂仲尼曰善哉政

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杜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杜詩大雅汙其也康終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詩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

安阮元云汙其也諸本並同詩大雅正義爾雅釋詁畿

無正心安釋文從以謹無良杜謹勅毋從詭隨杜詭人

不可從安釋文從以謹無良杜謹勅毋從詭隨杜詭人

猛也杜式用也過止也慘會也言為寇虐會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

以和也杜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安陸案云詩朱傳曰能順習也

又曰註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安陸案云詩朱傳曰能順習也

左傳輯釋 卷之二十一

不競不綌不剛不柔

杜詩殷頌言湯政得中

安陸繁云朱傳以綌為緩是也

儒爾義與下不剛不柔相比衡案綌無緩義朱陸以今文律古文欲使綌字與布競義相反而與下不剛不柔相比故以意訓緩耳不可從杜訓急即毛義也

政優優百祿是適

杜適優和也

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

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杜子產見愛有

安王念孫云愛即仁也謂子產之仁愛有古人之遺風非謂其見愛於

人也以子產為古之遺仁猶以叔向為古之遺直耳衡案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孟子謂子產惠而不知為政賈逵訓愛為惠是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杜晉

公即位通嗣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杜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

曰叛南里宋城內里名

安衡案入逆辭內不受而強入之與諸侯納之然後始能入義相近故亦書曰入傳例曰不地曰入以惡曰復入入之為逆辭可以見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杜叔弓之

侯朱出奔楚

杜朱為天子則失位遂微弱為

安衡案凡諸侯去國皆以自出為文說詳于前

如晉至河乃復

杜晉人辭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

杜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

泠州鳩曰王其

以心疾死乎

杜泠樂官州鳩其名也

夫樂天子之職也

杜職所主也

夫音樂之與

也

杜樂因音而行

而鐘音之器也

杜音由器以發

天子省風以作樂

杜省風

俗作樂以移之

器以鍾之

杜鍾聚也以器聚音

安衡案凡樂先鼓鍾然後眾音從而應之故云器以鐘之鐘本或作鐘非

輿以行之

杜樂須音而行

小者不窕

杜窕細不滿

大者不櫛

杜櫛橫大不入

則

和於物物和則嘉成

杜嘉樂成也

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

樂

杜億安也

窕則不咸

杜不充滿人心

安衡案咸皆也引伸訓徧魯語小賜不咸注咸徧也莊子知北游周徧咸三者異

名同實其指一也周徧則滿矣故杜云不充滿人心

櫛則不容

杜堪容

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

鐘櫛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杜為明年天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

朱失位位在卑

杜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

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

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

解于位民之攸暨

杜詩大雅暨息也

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杜為蔡侯朱註出奔傳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

杜叔孫昭子以三命為國政

季孫欲

惡諸晉

杜憎叔孫在己上位欲使得罪於晉

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

杜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註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牢

安正義劉炫云案聘禮使卿主國待之襄二牢耳加士鞅怒

安正義七牢於禮厚矣而鞅怒者但陳設為鞅鞅必

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

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杜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註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

宋華費遂

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

杜公御註安釋文

俱反衡案御士侍御之士謂近臣

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

杜亡人華註亥等

亟言之

安正義服虔云亟疾也疾言之欲使信則服虔讀為亟也或當為亟亟者去吏反本是一字正義云服虔讀為亟也或當為亟則傳文本不作亟竊謂舊本蓋作極而服訓疾故孔云服讀為亟也孔欲改為亟以訓數故云或當為亟極亟通

者去吏反本是一字正義云服虔讀為亟也或當為亟則傳文本不作亟竊謂舊本蓋作極而服訓疾故孔云服讀為亟也孔欲改為亟以訓數故云或當為亟極亟通

孔義可從今本作亟者後人依正義改之耳

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

杜司馬謂費遂為大司馬良子謂

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

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

安衡案言亡人將弑君若愛司馬而不忍逐貙不如速亡之為愈也否將見殺

死如可逃何遠之

有杜言亡可以逃死勿

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

杜告司馬註使逐貙

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子孟諸

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

杜酬酒

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

張句尤之

杜張句華貙臣尤怪賜之厚

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

杜子皮華貙

宜僚盡以告

杜告欲因田

安衡案并告司馬必多僚也之言故張句欲殺多僚也

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

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

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翩殺多僚杜任翩亦

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慳禦諸橫杜

杜梁國睢陽縣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杜盧門宋東六

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杜舊鄘故城也秋七月

壬午朝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杜物事

安惠士奇云歲時日月星辰謂之六物是何物也謂六物之占當何屬也衡案物

對曰二至二分杜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食

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杜二分日夜等故言同

過之理古人明見之而其不言月掩日而言日有食之者就眾人

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杜陰侵陽是於是叔輒哭日食杜意在於昭

註安衡案二分日月同行黃道其行相並二至日月各行南北道之極其相過與

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

華氏杜登前年齊烏枝鳴戍宋杜烏枝鳴廚人濮曰杜濮宋廚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

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

敗吳師于鴻口杜梁國睢陽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負杜

師公欲出杜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杜可借使而不能送

亡君請待之杜請君待復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杜

以死國事而不能送亡君也君字上屬為是請也

待之者言君請待已再戰死事而後出國也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杜

也也

曰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中軍置之匈此陽門

城下之吏卒故以絳幟置於肩衡案揚者手執而揚之使人易認不僮置於肩也

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註杜見國人皆揚徽睢下而巡之、曰國亡君

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

死、莫如去備、註杜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

新里、註杜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註杜居華氏地

而助、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註杜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僕新說

公戰、皆說本苛也、玉篇口、註安衛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註安衛

曹翰胡、註杜曹大會晉荀吳、註杜中行齊苑何忌、註杜齊大衛公子朝

其御願為鶩、註杜鄭願華氏黨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註杜赭丘鄭願為鶩

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註杜子祿干孿御呂封人華

豹、張句為右、註杜呂封人華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註杜

將注、豹則關矣、註杜關引弓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註杜平

豹射、出其間、註杜出子城子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註杜狎

抽矢、註杜豹止城射之、殪、註杜豹張句抽矢而下、註杜安

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註杜折城又射之死、註杜死

干孿請一矢、註杜求城曰、余言女於君、註杜欲活對曰、不死、伍乘軍

之大刑也、註杜同乘共伍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

殪、註杜殪又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軹、曰、吾為

樂氏矣、註杜晉樂盈還入、作亂而軹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註杜廷

也、註安王引之云、廷之本訓為往來之往、借以為懼之懼、惟有邱往反之音、禮記

與、惟同、故亦音邱、枉反、若音求、枉反、則當訓為誑、欺、不得訓為恐、矣、段氏說文注、謂

人實廷、女之廷、為誑之假借、是也、而謂子無我廷、之廷、亦同、則非也、子無我廷、乃惟

左傳卷二十一 襄公二十一年

左傳卷二十一 襄公二十一年

之假借言子母以是言恐懼我今日之事不幸而後亡幸猶不亡使華登如楚

乞師華驅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杜犯公師出食於睢

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杜入南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

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

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杜為明年華向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

取貨於東國杜東國隱大子之子平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

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杜盟于鄧依

國安衡案棄疾依陳蔡人以國之時平侯尚在楚不與其盟則此盟不謂鄧盟也

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杜

國為禮故註蓋楚子將封陳蔡有世世不敢叛之盟觀無極故封之言可見矣彼傳以復

言權在楚則杜將有軍事無暇於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杜叛晉屬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蔡無他心註待賓且懼泄軍謀

楚杜言自南里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

大蒐于昌間杜無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

叔鞅如京師葬景王杜叔鞅叔弓子三王室亂杜承叔鞅言而書之未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杜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秋劉子

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杜王城郊廓今河南縣安衡案晉師納之冬

十月王子猛卒杜未即位故安衡案上經皆書王猛不言子以其即位也

書卒故傳釋之曰不成喪也可見猛既即位故書王猛而傳亦稱猛為王也又案上

經書王猛居于皇在六月傳則在七月書王猛入于王城在秋傳則在十月此經書

十月傳則書十一月與經各違月者此時王室大亂赴告失實經從赴

告而書之以懲不敬傳據實書之以釋經王室亂杜以為經誤疎矣

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杜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安衡案古文酉作

左傳專耳註校前後當為癸卯朔書癸酉誤安衡案古文酉作

卷之二十一

極有隸定之時不能詳考
卯譌為酉耳杜注是也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杜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

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杜牧之莒大夫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

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杜莒地齊侯伐莒杜怒

莒子行成司馬寵如莒泣盟杜寵齊大夫莒子如齊泣盟盟于稷門

之外杜稷門齊註城中辱之也莒於是乎大惡其君杜為明年莒子來奔傳

安衡案妄戰以註辱國故惡之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

君憂無寧以為宗羞杜無寧寧也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

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杜華向公族也註故稱父兄以為君憂拜命

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

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弊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

之楚人患之杜惠宋以註義距之安正義亢高也無高貴不善之事以勸亂人為惡也

能亢族亢不衷謂助華向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

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杜言華氏不註能復為宋

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

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杜華貙已下五註子不書非卿

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杜代華費遂邊卬為大司徒杜卬平公曾註孫代華定

樂祁為司城杜祁子罕孫仲幾為在師杜幾仲江孫註代向寧樂大心為右師

杜代華樂輓為大司寇杜輓子罕孫以靖國人杜終梓慎之言註三年而後彈王子朝

賓起有寵於景王杜子朝景王之長庶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杜

孟即起也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為大子安陸祭云說讀為悅林堯叟云王與賓孟皆喜子朝也依杜解則說音如字非是劉獻公之庶

子伯蚤事單穆公杜獻公劉摯伯蚤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

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

杜子朝有欲立之言故劉蚩惡之

賓孟適郊見雄

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杜其為犧牲奉宗廟故自殘毀遽歸告

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

杜雞犧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飾則當貴盛故言異於

雞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

杜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犧在己則無患

害己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

安衡家用如用鄧子于次睢之社之用謂殺之以祭凡犧必敬養而寵異之故以喻人君也言雞為犧貴重極矣然卒將見殺故

王弗應

畏憚之人則異於雞為犧者實用人若他人為犧將殺己免禍實難已

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

丑崩于榮錡氏杜北山雅北芒也王知單劉不王有心疾乙

單子立劉蚩杜單事單五月庚辰見王杜見王遂攻賓起殺之

杜黨子朝故盟羣王子于單氏杜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晉之取鼓

也杜在十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杜獻於廟

又叛於鮮虞杜叛晉屬鮮虞

月荀吳略東陽杜略行也東陽晉之山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杜昔陽故肥遂襲鼓滅

之以鼓子為鞮歸使涉佗守之杜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丁巳葬景王王

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杜百工百官也靈王景

帥郊要錢之甲杜三邑以逐劉子杜逐伯壬戌劉子奔揚

如莊宮杜揚周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悼王子王子還夜取王以

與召莊公謀杜莊公召伯與曰不殺單旗不捷杜旗單與之重盟

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杜從還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

遂奉王以追單子杜王還及領大盟而復杜領

杜項子樊齊遂奉王以追單子杜王還及領大盟而復杜領

杜單劉黨遂奉王以追單子杜王還及領大盟而復杜領

杜項子樊齊遂奉王以追單子杜王還及領大盟而復杜領

杜單劉黨遂奉王以追單子杜王還及領大盟而復杜領

杜單劉黨遂奉王以追單子杜王還及領大盟而復杜領

杜單劉黨遂奉王以追單子杜王還及領大盟而復杜領

地欲重盟令單

殺摯荒以說

劉子如劉

單子亡乙

丑奔于平時

羣王子追之

駸延定稠

子朝奔京

丙寅伐之

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

乙亥甘平公亦敗焉

言王室之亂也

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

廢也

如平時遂如圍車次于皇

使王子處守于王城

辛卯鄆盼伐皇

大敗獲鄆盼壬辰焚諸王城之市

盟百工于平宮

劉子如劉單子

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

百

工叛

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

庚午反

伐之

辛未伐東園

冬十月丁巳晉籍

談荀躒帥九州之戎

以納王于王城

及焦瑕温原之師

申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于郊

前城人敗陸渾于

社

不成喪也

己丑敬王即位

館于子旅氏

師師軍于陰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

左傳卷之二十一

杜司徒醜

杜單氏反

杜百工所在

杜百工伐單氏

杜百工所敗

杜單氏所敗

杜單氏反

杜百工所在

杜百工伐單氏

杜百工所敗

杜單氏所敗

杜單氏所敗

杜單氏反

杜百工所在

杜百工伐單氏

杜百工所敗

杜單氏所敗

杜單氏所敗

杜單氏反

杜百工所在

杜百工伐單氏

杜百工所敗

杜單氏所敗

杜單氏所敗

杜單氏反

杜百工所在

杜百工伐單氏

杜百工所敗

杜單氏所敗

杜單氏所敗

杜單氏反

杜百工所在

杜百工伐單氏

杜百工所敗

杜單氏所敗

杜單氏所敗

杜單氏反

杜百工所在

杜百工伐單氏

杜百工所敗

杜單氏所敗

杜單氏所敗

杜單氏反

杜百工所在

杜百工伐單氏

杜百工所敗

杜單氏所敗

杜單氏所敗

籍談 于侯氏杜荀驥所軍 于谿泉杜賈辛所軍鞏縣西南有明谿泉 次于社杜司馬督所次

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杜王師分在三邑雒陽西南有大解小解 閏月安釋文汜音凡

晉箕遺樂徵石行詭濟師取前城杜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雒 軍其東南王師

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杜京楚子朝所在 安顧炎武云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郊四字惠棟

云碑四字非切當是元公武據蜀石經增入非杜本也案下傳云二師圍郊郊鄆

潰杜氏云二邑皆子朝所得是杜本無奔郊之文陳樹華云四字書法與宣公卷相

似疑朱梁時人所為顧炎武說欠詳審惠棟指為晁氏謾蜀石經增入亦非子朝如

果在郊則二師圍郊郊鄆潰子朝當奔別邑經傳何以無明文邪且二十三年王子

朝入于尹杜氏云自京入尹氏之邑正義曰知自京入尹者以前年子朝在京王師

雖毀其西面不言克京又今年二師圍郊不言子朝在郊故云自京入尹劉炫以為

前年王師已克京子朝從京入郊郊潰不知子朝所在而規杜非也由此推之子朝

奔郊四字或因劉氏之言而妄增也段玉裁云注楚字衍文次年晉人圍郊正義引

此注云京子朝所在無楚字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杜謝取 癸丑叔鞅卒杜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杜稱行人譏 晉人圍郊杜討子朝也郊

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杜無傳未同盟 秋七月莒子

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杜不書楚楚不

胡子髡沈子逞滅杜國雖存君 獲陳夏齧杜大夫死生通

天王居于狄泉杜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雒陽城 尹氏立王子朝杜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杜二師王師晉師也 癸

卯郊鄆潰杜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鄆 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

邑杜平陰今 王使告間杜子朝 庚戌還杜晉師 邾人城翼杜邾

邑杜平陰今 還將自離姑杜離姑邾邑從離姑 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杜鉏邾

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杜至武城而還依山 徐鉏丘弱茅地杜三

左傳 卷之二十一

夫杜大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杜謂此山遂自離姑杜遂

武城人塞其前杜以兵塞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

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杜取邾師不邾人愬于晉晉人

來討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言使

人也杜嫌外內異杜故重發傳晉人使與邾大夫坐杜坐訟

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杜在禮卿得會伯子累杜曲直

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杜子服回魯大夫杜請使當之不敢廢

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杜

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杜示欲以杜士彌牟謂韓宣子

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

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杜時邾君在晉若亡國杜無所歸將益晉憂

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杜聽邾衆取叔孫是為

乃弗與使各居一館杜子服回杜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

執之杜二子辭不屈故杜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杜

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

都杜都別都杜謂箕也杜叔孫旦而立期焉杜立待命也從杜阮元云古者年之

於叔孫使請冠焉杜以求冠杜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杜

取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杜欲行貨以杜叔

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杜留申豐不使得杜吏人之與

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杜示不

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杜葺補杜去之如始至杜不以

而有所註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註三邑屬子朝

毀壞註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註自京入尹註者訾在河南

殺之註尹留尹文公也劉註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

子先至而敗劉子還註單子註己丑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成

尹註朝黨魯召莊公註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註辟子朝出

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註城註秋七月戊申鄆羅納

諸莊宮註鄆羅周大夫註尹辛敗劉師于唐註尹辛尹氏

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闡註西闡註丙寅攻蒯蒯潰註河南縣西南

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註烏存莒

庚輿將出聞烏存執父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註父長丈二

苑註而無刃

羊牧之曰君過之註牧之亦註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

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註郊公著丘公之註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師

師註令尹以疾從戎註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

瑕卒楚師燬註子瑕即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註吳公子光曰

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

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註克勝也軍註胡沈之君幼而狂註杜性

常註安衡案諸本性作狂今從註陳大夫鬻壯而頑頃與許蔡疾楚政楚

令尹死其師燬帥賤多寵政令不壹註師賤遠越非正卿也軍註安衡

多寵威註不克愛註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註七國楚頃胡註師賤而不能整無大

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二國敗諸侯

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註杜示之

以不

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註杜敦厚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註杜月

二十九日違兵忌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註杜以不習戰

安衛案聚囚徒為一隊使以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

王註杜從吳光帥右掩餘帥左註杜掩餘吳王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

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

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噪而從之三國奔註杜三國許楚師

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鬻君臣之辭也註杜國君社稷

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不言戰楚未陳也註杜嫌與陳例相八月丁酉南

宮極震註杜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安衛案長弘云周之亡也其三

也註杜文公劉蚩也先君謂蚩之父獻公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註杜謂幽王時

渭雒水也地動川岸崩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註杜子朝在王城東王必

大克註杜敬王居秋泉在王楚太子建之母在郢註杜郢陽也平王娶秦

其家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郢註杜諸樊吳王

安釋文案吳子過號諸樊王僚是過之弟子先儒又以為過弟何容僚子乃取過

伯祖同名吳人雖是東夷理亦不應然也此久遠之書字又經篆隸或誤耳陸祭云

史記吳世家書此事以為公子光是也衛案諸樊是號非名吳又夷也未能同諸夏

之禮且晉趙氏稱孟者數人未聞有非之者何獨疑諸樊哉傳云太子史云公子傳

云諸樊史云光雖字經篆隸不當謬誤至此史記所載別是一說凡史與傳異者皆

傳是而史非陸反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遂越追之不

及將死眾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註杜此年秋敗於雞父亡君夫人不

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瀼註杜遠瀼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

疾而復註杜此年春晉為邾人執楚囊瓦為令尹註杜囊瓦子囊之孫城

郢註杜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

註矣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

左傳集解

卷之二十一

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杜德及遠

天子卑守在諸侯

杜政卑損

諸侯守在四隣

杜隣國為之守

諸侯卑守在四竟

杜裁自完

慎其四竟

結其四援

杜結四隣之國為援助

民狎其野

杜狎安習也

三務成功

杜春夏秋三時之務

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

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

杜不獲守四竟

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

在僖十八年

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

杜走集邊竟之壘壁

親其民人明其伍侯

杜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

信其隣國慎其

官守守其交禮

杜交接之禮

不僭不貪不懦不耆

杜懦弱也耆強也

完其守

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杜詩大雅無念也聿述也

土不過同

杜方百里為一圻言未滿一圻

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

杜方圻千

義取念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

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杜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註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

杜無傳孟僖子也

媯至自晉

杜喜得敵歸故書至

安衛案書至亦告廟也十四年經意如至自晉書法全與此同彼已而傳獨言尊晉者蒙彼傳省文餘詳見于十四年經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杜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杜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嚳以甘桓公見王子

朝

杜簡公名莊公之子召伯盈也嚳註南宮極之子桓公甘平公之子

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

曰何害同德度義

杜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

安正義劉炫云案孔安國云德鈞則秉義者

強衡案劉說是也而未盡焉言德同則當揆度義優劣以知勝敗今度之義東王先王母弟而子朝庶子是於義既優矣若又務德必能勝之無入不足患也故下引大誓以證之

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杜言紂眾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 余

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杜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安衡案諸本亂下有臣註字今從石經說詳於

襄二十八年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

鄆杜鄆氏西南有鄆註聚言子朝稍強晉士彌牟送叔孫于箕杜將禮而註歸之叔孫使梁

其蹻待于門內杜蹻叔孫註家臣曰余左顧而效乃殺之杜疑士伯來殺註已故謀殺之

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

久子杜久執子註以謝報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

孫受禮而歸二月媿至自晉尊晉也杜賤媿族所以尊晉媿註行人故不言罪已安衡案

景伯涖問周故杜涖臨也就問子朝註敬王知誰曲直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杜陰勝陽故註日將水昭子曰旱

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杜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振出故為旱

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杜瑕杏敬註王邑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

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

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緯杜發寡婦也織者常苦註緯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為

將及焉杜恐禍註及己今王室實蠢蠢焉杜蠢蠢動註擾亂吾小國懼矣然大

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馨矣惟壘之

恥杜詩小雅壘大器餅小器常粟於壘者註而所受馨盡則壘為無餘故恥之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

懼而與宣子圖之杜宣子註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杜為明年會註黃父傳

秋八月大雩旱也杜終如叔註孫之言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

珪于河杜禱河註求福安釋文于河本或作沈于河王念孫云有沈字者是也用寶

珪沈于河與用兩圭質于河文同一例用猶以也故漢志

左傳卷之二十一

左傳卷之二十一

左傳卷之二十一

作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若無沈字則文不成義甲戌津人得諸河上杜珪自出陰不佞以温

人南侵杜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温拘得王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

石王定而獻之杜不佞獻王與之東訾杜喜得玉故與之邑楚子為

舟師以略吳疆杜略行也行吳安衡案略猶徇也不專戰伐徇沈尹戌

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杜速召吳

踵楚杜躡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

章之汭杜汭水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杜歸遺倉及壽夢帥師從

王杜壽夢越王及圍陽而還杜圍陽安正義王歸行及圍陽倉

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杜鍾離不書沈尹戌曰

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杜二姓之帥幾如

是而不及郢安衡案此亦倒裝言如是而不及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

梗杜詩大雅厲惡安衡案厲危也猶言禍階所由而升杜其王之謂采杜

為定四年吳入郢傳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婣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

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鸚鵡來

巢杜此鳥穴居不在魯界安正義此鳥穴居今驗猶然考工記云鸚鵡不踰濟

又巢居故註故曰來巢非常故書註北方之鳥南不踰濟舊不在魯界今來魯而不穴

曰來巢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杜季辛下甸之辛九月己亥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杜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齊侯唁公

于野井杜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冬十月戊辰叔孫婣卒

杜公不與小斂而書日安衡案叔孫與季氏謀逆公而季氏背之明公在國必

味傳文其註者公在外非無恩臨小斂故書日以獎之獎叔孫所以深罪季氏也詳

意自明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杜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

以安惠棟云圍稱陳留志曰外黃於春十有二月齊侯取郟杜取郟以

名註秋為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居公也

卷之二十一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杜右師樂大語

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杜司城樂氏之大宗也昭子告其人曰：右

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杜唯禮可以貴身

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杜賤人能有禮乎？無禮必亡。杜為定十年

而卑之，宗身之本也，而賤之，是自賤其身也，不言卑者，卑賤義同，舉重以便文。

宋公享昭子，賤新宮。杜逸昭子賦車轄。杜詩小雅，周人思得賢

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杜坐宋公右以相

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

樂哀。杜可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

久。杜為此冬叔孫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杜平子庶姑與公若生

宋元夫人。杜宋元夫人平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

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

三世矣。杜文子武魯君喪政，四公矣。杜宣成無民而能逞其志

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杜

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杜為下公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杜王

將納王。杜納王於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

有子朝亂，謀定之。

詩大雅言無，安衡案得其所欲曰逞，詩人謂，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

入則憂患至，註賢者此則謂民亦斷章取義。

註趙鞅，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

註王城。

註杜孫傳。

註杜簡子。

註杜亦賤己。

註杜安衡案大夫

註杜為定十年

註杜詩小雅，周人思得賢

註杜坐宋公右以相

註杜而哀

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

杜經者道之常

地之義也

杜義者利之宜

安衡

言禮者所以經緯天地而制其宜也即所謂裁成輔相是也此提其綱六氣以下分釋之

民之行也

杜行者人所履

天地之

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

杜日月星辰

因地之性

杜高下剛柔

安衡案此二句言所以裁成輔相之道天之明言其明示人者日月星辰六氣五行以至四時震曜皆是也地之性五味六氣高下剛柔之屬皆是也曰則曰因者象以

生其六氣

杜謂陰陽風

用其五行

杜金木水火土

氣為五味

杜徵羽

發為五色

杜青黃赤白

章為五聲

杜徵羽

淫則昏亂

杜安衡案此以

民失其性

杜滋味聲色

是故為禮以奉之

杜制禮以奉其性

安衡案此以

為六畜

杜馬牛羊

五牲

杜鹿麋

三犧

杜祭天地宗廟

為六畜

杜雞犬豕

五牲

杜鹿麋

三犧

杜祭天地宗廟

安陸案云六畜五牲三犧總此物隨所用而異其號也王引之云五牲牛羊豕犬雞也三犧牛羊豕也犬戴禮曾子天圓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牲牛曰大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豕曰饋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割列四牲是有五牲盧辨注曰五牲牛羊豕雞犬也諸志篇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月令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土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所謂五牲五穀也三犧即三牲性之為大牢小牢者皆養之則曰畜

用之則曰牲色純則曰犧以牢禮言之則有三合雞犬計之則為五合馬計之則為六其實一也猶下文之五章五色合玄計之則為六米五聲合變宮變徵計之為七音耳衡案句首言為者皆謂聖人制禮以經緯天地之事通此義則六畜五牲三犧之實同而名異可知矣陸王得之又案大戴禮牲牛曰大牢牲羊曰少牢皆舉重以包輕故下文云牲特豕豕言特則牛羊不特可知矣王自注云牛下脫豕豕二字羊下脫豕豕字疎矣

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己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

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

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纁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飾以為黼又云鶯畫以雉謂華蟲也森畫以虎雖謂宗彝也考工記畫繪之事火以圓鄭眾云為圓形似火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孔安國云黼若斧形謂刃白而身黑故若斧也衡案九文鄭以華蟲為一

而加宗彝是也

次亦與黑相次

玄與黃相次

五章以奉成

五色之用

杜解見二

安衡案五味五色五聲皆天地所生聖人

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

為君臣上下以則

杜十年

安衡案五味五色五聲皆天地所生聖人

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

為君臣上下以則

杜十年

安衡案五味五色五聲皆天地所生聖人

地義

杜君臣有尊卑

安衡案此以下論聖人則傲

為夫婦外內以經二

物

杜天治外婦治

安衡案上云則地義下云象天明則經二

為父子兄弟

姑姊甥舅昏媾姻亞

杜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婿父曰姻

以象天明

杜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之共辰

兩塔相

安陸榮云上注以天明為日月星辰今此亦言其親疎倫序比象於天文

謂曰亞註之行列爾何乃頓異其說乎衡案上文天之明與地之性對凡指天之

所以明示於人者言之故兼四時震曜之屬在中此天明與地義二物並言乃天之

明中其最昭明者杜以為眾星是也但此兼外親言之謂廣制親姻之禮耳杜以為

一家之

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

杜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

禮之

安衡案行務者四時各

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

戮

杜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

安衡案其字指四時殺戮謂霜電之

為溫慈

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

杜此

者皆稟陰陽風

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

杜為禮以制好惡喜怒

兩晦明之氣

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

易曰乃見天則類比類也

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

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

之性是以長久杜協和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

紀天地之經緯也

杜經緯錯居

安正義言禮之於天地猶織之有經緯得

而後成其為布帛有禮而後成其為天地謂裁成輔相之民之所以生也是

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

乎

杜曲直以

安衡案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故

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

此言也

杜鞅能守此言故終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

杜二王後

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

杜踐土在僖

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

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杜

右師樂大心師樂大心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

干盟主無不祥大焉杜言不善無大此者為定有鸛鶴來巢書所無

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杜師已魯曰鸛之鶴之公出辱

之杜言鸛鶴來則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杜饋遺鸛鶴

跌公在乾侯杜行貌跌跌謂其能跳行杜徵褰與襦杜褰鸛鶴

之巢遠哉遙遙裊父喪勞宋父以驕杜昭公死外故喪勞安衡

利本石經宋本岳本杜鸛鶴鸛鶴往歌來哭杜昭公死還哭童謠有是今鸛

鶴來巢其將及乎杜禍及杜秋書再雩旱甚也初季公鳥娶妻於

齊鮑文子生甲杜公鳥季公亥之杜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

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杜公亥即公若也展安釋文夜本或作射音夜

謂貨財相室助其子以經紀家道也及季姒與饗人擅通杜季姒公鳥妻鮑文

使其妾扶己以示秦遄之妻杜秦遄魯大夫妻杜公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

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杜公甫平杜曰展與夜姑將要余杜要

我以非禮杜秦姬以告公之杜平子弟杜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

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

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杜執夜姑之有司欲

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邠之雞鬪杜季平子邠昭伯二

安釋文邠杜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安正義鄭眾云介甲

氏為金距言之則著甲是也衡案杜謂雞不可披甲故讀介為芥既而覺與金距不

相應故又出或說膠沙者蓋和沙於膠播之雞負使羽毛凝結難傷也然亦甚費解

不若訓甲之直捷也雞之相鬪專距敵邠氏為之金距安王引之云前後

胷蓋裁薄銅披之雞負謂之介雞耳邠氏為之金距安邠字皆當為后

后者厚之借字也潛夫論志氏姓篇曰魯之公族有后氏檀弓后木鄭注曰后木魯

孝公子惠伯鞏之後正義曰世本孝公生惠伯鞏其後為厚氏世本云鞏此云鞏世

左傳傳單

卷之二十一

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呂氏春秋察微篇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高注曰后氏魯孝
公子惠伯革之後也以字為氏因曰后氏蓋惠伯革字厚厚與后通惠伯革之孫以
王父字為氏故其後為后氏或書其本字或書其借字皆是也若郈則叔孫氏之邑
而非惠伯革之字不得為昭伯所受之氏惠棟云服虔曰金距以金踏距呂覽注云
以利鐵為假距查其距上香即錯也又淮南子注云金距施芒于距

氏室以杜昭伯臧且讓之杜讓責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

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杜禘祭也萬舞也於

傳遜云四人為列尚不成樂況二人乎人當作八傳文誤也惠棟云吳仁傑曰淮南
書禘於襄廟舞者二人衡案此為大夫遂怨平子之起所主在不成樂況有淮南子
可證作二人是也傳云將禘則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杜不
萬者二人謂肆其業非正祭也用禮也蓋襄安陸祭云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豐于昵者如閔二年禘于莊
公別立廟註公趙匡曰不及于祖也今此禘于襄公亦然杜皆云別立廟誤矣
衡案不能庸猶言廢之眾工萬於季氏而公廟萬者只二人是與廢其廟同故云不
能庸也上句云其眾萬於季氏下句云大夫遂怨季氏皆譏季氏則臧孫之意亦譏
季氏蔑先君矣杜陸以為謗昭公是傳挿此句以隔閣上下為不詞甚必不然矣祭
不及于祖以上者淮南子以為祈是也若是恒祭季氏雖不臣亦必助之不得獨萬

於家且恒祭而萬者二人經亦當書以貶季氏而今皆不然故知其為私所也傳言
禘者以豆鼎俎之屬用禘法耳禘于莊公者因禘祭始合祭莊公於廟也故經云
吉禘于莊公吉云者言未宜禘也與此自別說詳于閔二年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杜公
昭公子杜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杜果
皆公杜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
執之亦無命也杜無救命之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
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杜謂僚
小安衡案小人以位言僚杜相侍人故謂之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杜言
逐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杜子家羈莊杜懿伯曰讒人以

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杜受惡不可為也安正義不勝則推
也衡案克成也言事若不成君獨受杜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安
討季氏之名國家之事不復可為也杜正義今以求勝此事不可必也衡案事字句
言舍民數世以求成事其事之成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

杜退使

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

杜恐受洩命

之罪故留公

叔孫昭子如闕

杜闕魯

公居於長府

杜官府

安衛案鄭玄

論語注長府藏名藏財貨曰府蓋公室貧昭公欲據其財而其地又險可以守禦故移居之其後季氏懲昭公據之改造長府蓋夷其險也故閔子騫曰仍舊習如之何何必改

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

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

弗許

杜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

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

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

隱約窮困

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

杜慝姦惡也日冥姦人將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

眾怒不可蓄也

杜季氏

安釋文蓄救六反本亦作蓄衡

蓄而弗治將

蘊

杜蘊積也

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

杜與季氏同

安陸梁云同求所

謂同惡相求衡累同求與季氏同所求者暗指叔孫孟孫三家所求富與權而已求之不已故卒至叛非始求叛也合與季氏合也合則叛矣

君必悔

之弗聽邠孫曰必殺之公使邠孫逆孟懿子

杜懿子仲孫何忌

叔孫氏

之司馬穀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

杜眾疑

又曰我家臣也

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

也穀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

杜陷公

甲執冰而踞

杜言無戰心也冰積丸蓋或云積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

安正義方言曰弓藏謂之鞬或謂之積丸如彼文則積丸是

盛弓者也此或說積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詩云抑釋擗忌抑斃弓忌斃藏弓則擗藏矢也毛傳云擗所以覆矢擗與冰字雖異音義同是一器也

遂逐

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

氏執邠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

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

杜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

意如之事君也不敢

不改

杜意如季平子名

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

杜辭先君且

遂

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

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

杜齊侯自咎本不赦有

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共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咎以謝公

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

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杜物事也謂先往至野

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

杜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

安正義禮有

非里社故郊特牲稱唯為社事單出里以二十五家為里故知二十五家為社也

以待君命

杜待君伐季氏之命

寡人將

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

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

臣誰與之立

杜為齊臣

安正義言從君之人將棄君去矣衡案立立朝也

且齊君無信不如早

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勗力壹心好惡同之信

罪之有無

杜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

安衡案勗本或作戮非也今從足利本石經宋本岳本

繾繾從公無

通外內

杜繾繾不離散

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

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

杜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

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

杜去君偽負罪出奔不必繾繾從公

二三子好亡而惡定

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

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杜何必守公

安陸案云謂何必守盟誓之言也衡案何守焉覆去君杜注是也且此

未盟焉得言守盟誓之言哉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

安衡案稽顙喪拜也季氏獲罪於君故為喪

拜以請叔孫

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

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

安衡案至子孫人不忘其為逐君之曹

平子曰苟使意如得

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

適公館者執之

杜恐從者知叔孫謀

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

納公

杜昭子請歸安眾

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

杜伏兵

左師展告公公

使昭子自鑄歸

杜辟伏兵

平子有異志

杜不欲復納公

冬十月辛酉昭

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杜取為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

左師展將以

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杜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

安正義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

此騎馬之漸也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些訾弗克

杜文公子朝黨於鞏縣涉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

杜請納公

夢天子爨即位於廟已

與平公服而相之

杜平公元

旦召六卿

安衡案旦本或作且今註從足利本石經宋本公

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

杜父兄謂

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

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搗拊所以藉幹者

杜拊搗中苓林也

安惠棟云說文引云搗部薦幹云搗部方木也幹脅也衡案拊箠也

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

杜欲自

也降昵宴謂損親也降昵宴謂損親也

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

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

杜言君命必不

安衡案祇本或作祇或註作祇皆非今從石經

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為明年梁丘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杜欲取以居公不書圍

初臧昭

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傳句

杜傳句龜所

以下為信與僭僭吉

臧氏老將如晉問

杜問昭伯

會請往昭伯問家故

僭示信也

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

杜內子昭伯妻不

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

杜又不

至

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邠邠魴假使為賈正焉

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

杜桐汝

會出逐之及奔執諸季氏中

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

杜邠在東平無鹽縣東南勅假邠邑大

註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賈若市吏

計於季氏

杜送計簿

臧氏使五

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杜立以為臧氏後會曰僕句不余欺也杜

傳言卜筮之驗善惡由人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茹人焉杜還復茹人城丘皇

遷訾人焉杜移訾人於丘皇使熊相謀郭巢李然郭卷杜使二大夫為巢

在南陽葉縣南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

將及王弗能久矣杜為明年楚子居卒傳

左傳輯釋卷二十一終

